

籌
遼
碩
畫



籌遼碩畫卷之六

戊午仲夏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江西道御史李徵儀題爲遼撫喪帥失地乞頒嚴旨立賜建問以伸國憲以勵人心事切惟人主

君臨萬國如天地生養萬物潤以雨露暄以日月而尤必震以雷霆雷出地奮勾萌悉達是生物之功未有迅于雷霆者人主憲天出治慶賞刑威兼施並用所稱一怒安民亦人主之雷霆也稽之往代未易殫述卽

皇清通志 卷之六
皇上近年如寧夏之成功播州之抵定朝鮮之救
援陳用賓之斃獄雖得失難易不同而

天威神武駕軼百王以基億萬年之太平道固必
出于此乃有失陷城池逼殞大帥殺數萬無
辜之赤子若遼撫李維翰者尚可建牙吹角
儼然于三韓之地哉職請歷數其罪

陛下以全遼疆圉命維翰守之今且墮三城矣
陛下以全遼軍馬命維翰統之今且殺大將殺偏
裨覆全軍矣

陛下以全遼生靈命維翰撫之而今且殺擄數萬人伏屍數十里矣肉腐成山血流川谷陰房鬼火白骨黃沙孤兒寡婦之哭聲維翰畏縮目固不敢見耳豈不常聞耶百里趨利法當蹶上將軍聞虜警猝至維翰以令箭紅旗促諸路兵馬數晝夜而馳六七百里致張承胤等受其逼勒忿激赴死全遼之銳一舉而盡實維翰往遺之擒耳臣尚望

陛下法湯武罪已之言下奉天哀痛之詔以慰遼

人生死之心而維翰前疏惟悻悻與人爭長
短角口舌且以開鐵無虞爲可解嘲向使開
鐵有虞維翰之罪豈獨可嘲笑而已哉夫密
間諜謹斥堠乃守邊長策奴酋逆志昭然在
人耳目者已三十餘年糾數萬騎入犯內地
而維翰悄然不知則亦幾同木偶矣虜退後
自當親履其地掩骼埋胔吊死問疾以宣布
皇上德意可也乃塞戶自守不敢移師一步今日
一報曰達騎聯絡關外若干明日一報曰胡

騎圍某城搶某堡然惟云殺墩軍搶猪隻而
止豈有重大失事而將領欺蔽之耶豈虜退
已久而咧吹火光皆八公山草木耶束手無
策或方之閉門修齋之王欽若然欽若飲上
馬盃直赴天雄軍恐惟翰視之不啻賁育之
勇矣乃長安人言更有甚焉盜樹旣以名殺
人羊之血莫辨通夷復以啓釁出關之使不
返守將賣城降虜妻子乘軒赴敵事雖風聞
皇土通國人人駭愕人人歎息卒未有上聞之

皇言通可書 卷之六 三
皇上其故難言矣維翰生平不聞他過但其喪師
失地職于東事會議之日曾語同官若當

肅皇帝朝緹騎持琅璫而東馳者此時幾數十舍
矣同官以臨敵易將止職不言職一腔孤憤
勃鬱之氣忿懣于中已久茲聞經畧部臣楊
鎬已至職不敢不直陳之君父之前若守勦
機宜經畧督臣仔肩于外樞部臺省謀斷于
中職復何言但守者如人之能立而勦者如
與人相搏者然世未有不能立而能相搏者

然不能相搏而僅僅曰我惟自立恐人之擠
之什之者踵至將怒目奮臂而與之角勝負
乎抑俛首揖讓而遜詞以謝耶七年之病求
三年之艾勞于求艾在三年前而逸於用艾
在三年後若苟爲不蓄則終身不得耳戰守
和三字紛紜葛藤于宋人之口者幾三百年
卒至于航海後已職以爲今日之議毋無備
而輕言勦毋畫地而諱言勦必以勦之規模
爲守而守自固以固守之餘力爲勦而勦自

勝職前疏不容不勦不容易勦之說也若陽
借守之名陰用款之實則俛首遜詞之喻在
廷必無此不忠之臣但武弁之欺蔽或媚以
幾倖于旦夕而奴酋之詭詐或嘗我而弛我
軍心叩關悔罪何所不有而我議餉苦于仰
屋議兵苦于搏沙將有漸入其彀中而不知
者故職直爲此廩廩耳若乃兵之強弱亦何
常之有賞罰明則士卒奮兵勢強矣賞罰不
明則士卒不奮兵勢弱矣進有厚賞退有顯

戮士何敢不進進有強虜退無明誅士又何
苦不退大將之將兵朝廷之將將未有賞罰
不明而能振勵人心大張撻伐者則辱國喪
師之臣豈可一日容于堯舜之世哉而職復
申之如奴酋之首不懸于北關則楊應龍不
瞑目于地下李維翰之罪不行建問則陳用
賓將叫屈于圜土塞虜必且生心邊臣誰復
用命天下事不可知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餉燃眉舉朝袖手

敬勒交傲苦詞以祈急救危亾事奴兒哈赤
敢行稱亂爲二百五十年來所未遘此乾坤
何等時而內外堂簾悠悠忽忽徒開端于撻
伐莫究竟于始終守恐未堅戰于何地門庭
現動搖之象堂奧釀駝馱之行真漢賈生所
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夫今日最急無如
餉最難處無如餉最臣子所宜蚤夜竭蹶而
圖無如餉乃以借餉言之微論借及留都者
緣修途尚且無耗卽如會議百萬不以五十

萬分派戶兵工三部乎戶部十萬則部臣萬
有孚押運久矣樞部二十萬委運何官起運
何日卽云酌緩急後發乃督解不宜用部司
官如萬有孚輩乎部司不宜蚤題乎何者蓋
此銀若樞曹委官則前日帑金解發不曾委
安國相耶而國相托病不改委史邦寧耶而
邦寧托病雖在委曾應星運解而時日已邁
文移滋煩斯亦足明委用之難矣若聽遼東
委官卽未必再有如延綏王立恭敢行盜竊

然兼聞逃亾綏卒載道萬一不戒能無慮乎
且也水衡亦借二十萬矣委運有官乎起運
有日乎聞水衡止肯以十萬發讀其稅銀奉
旨一疏有云遼左募兵于冬官何預乃亦議派此
猶然爭職掌之故套也夫職掌之分在庶僚
猶可而老成謀國僅甘心一官一職之用乎
在平時猶可而正當披髮纓冠尙規規于典
衣典冠之間作分別相乎卽是循職爲言而
大工急則急大工疆場急則急疆場該部乃

爲此磴磴乎斯亦闔于緩急之差數矣且大
工業經罷而庫貯稍有贏餘借盈濟虛此莫
非王事而慳吝乃爾何怪乎我

皇上于帑金愆不肯發也此卽借餉而見人情之
袖手有如此者以運餉言之臣有海運未議
非爲今日也今日明知遼中穀價尚平只恐
大征時不無騰踴海禁須預開若臨急而開
則晚也又非爲全遼也全遼地遠明知鞭長
不及馬腹而近海者通海亦聊爲山海關一

書通考
卷之六
綫之助也

國初置遼東卽隸山東原爲運便耳洪武間鎮
海候吳禎永樂間平江伯陳暄其奉督運悉
自登而遼嗣是米粟布花之給遼運者由海
運歲以爲常歷考二百五十年內通者什七
禁者什三其禁也爲防倭變其通也爲濟遼
寤然變固罕聞而寤其時有况先年劉忠武
殲倭以望海塢取捷則海運一役倭虜兼防
載在遼志可考也昨歲東省荒大開海運東

人賴遼以拯饑兵獨不能賴東以充餉乎唯
是臣之所慮登萊距旅順一衣帶水不五百
里而遙揚舩一日可到獨旅順隸遼金州衛
從旅抵金不知有無水道但陸路可一百二
十里此當作何接受作何輓輸作何防護臣
考海運之利全在聽遼人與東人互相貿易
以致遼人之富足若糧石恐不湏太多以其
獨于金復海蓋諸城更便而他處飛輓稍難
祖宗朝所以飛輓容易者是遵何道今邊臣旣一

無容心鮮所考究則曷若趁此穀價尚平時
估多買入常平倉以備緩急該部可不爲之
早計乎山海關斗米數錢馬草亦倍貴矣臺
臣唐世濟議從通州糴買運至該關甚爲得
策獨此沿途水道不知近遠若何夷險若何
臺臣疏未得旨該部可不星速諮詢據揭蚤
覆以爲之地乎此卽運餉而見人情之袖手
有如此者以處餉言之措處旣奉

明綸部議業陳六款但轉屬而下不無稍度居諸

嚴檄而催自是再煩文告卽如鬻爵贖罪祇
正堪羞雖經臣言而臣實媿也夫贖罪難行
姑不及鬻爵開納亦既有年但各衙門弊孔
多端據臣所陸續發覺姦胥如徐弘義林宗
斗輩行查叅送懲往創來議者得無懷見噎
廢食之思而忘罄瓶恥罍之想耶臣謂嗣後
措處得當漸應議停若懸罄如常則往奉連
收二年之旨又不必二年之爲拘拘只待遼
平方從分派蓋處無可柰何之時勢行萬不

得已之權宜新舊條例互叅並用似亦無不可者他若金花銀原額百萬貯在太倉

皇上初年加增二十萬同人承運往計臣趙世卿亦常增二十萬矣臣甲寅春請合百萬還歸太倉非此諸臣所併與稅銀議留者乎顧止于瀆奏謂之執爭不謂執留執爭者司議論之所爲也而執留者司出納之所爲也爭者空言留者實事乃今日曰留金花而金花內解如故明日曰留稅銀而稅銀內解如故甚

有南曹軍士水兌餘糧久經改折各處司府
州縣庫藏間積剩存然未有明言數目直達
楓宸非緣道聽朦糊則係嫌疑引避此卽處餉
而見人情之袖手有如此者以請餉言之餉
非計曹職掌之專寄乎外帑搜括旣僅僅若
干惟有延頸內帑而已而計曹不聞特請樞
曹會議內帑五十萬中未發四十萬非樞曹
未完之一大件乎而樞曹不聞會請卽如輔
臣稱疾邸居臣等登門責以大義乃出如用

經畧起廢將募兵一樞曹請之足矣樞曹亦
隨請而隨允矣獨是發帑爲

聖意所難當輔臣開藉陛見時若顯以多發帑金
爲言一䟽再䟽一揭再揭䟽揭不已親爲叩
闕叩闕不已號泣而隨之一日如是日日如
是宮府原應一體明主可以理論此非舉朝
所歧望于輔臣者乎而輔臣不聞力請違時
如儲講籓封王婚諸事動有公䟽甚且文臣
合詞矣而武臣繼之勛臣又繼之今帑金之

發不發宗社安危在此一舉所當合詞補牘
豈啻儲講諸事之急已者臣向猶曰姑俟

聖意自轉此一念臣善則歸君之隱衷也頃

聖意已見大都矣各衙門同聲瀝血此其時矣乃

自六垣公䟽以來而各衙門不聞合詞並請

此又卽請餉而見人情之袖手有如此者夫

昔年餉缺而薊門軍譟不下九卿會議乎宣

大軍譟不下戶兵二部會同計議乎可見司

餉雖專于計部而國恤體任于同朝彼時卒

旅小譁尚須羣策况此驚奴大逆能廢僉謀
而柰何通國付之于不聞不見也至于議餉
固急用人要焉如文則白養粹之胸富邊籌
石應高之立擒劇盜武則張懋忠之夙承祖
烈喬一琦之久負將才俱經封事公推未見
登庸破格而他如劉國縉者新起叅謀原從
土著柰銜稱僉憲跡溷道臣于撫臣則爲屬
員旣屑越其體貌而不便展布之于上于地
方則爲公祖又牽制其情分而不便錯施之

于下曷若另議部銜營精籌畫而更上下相
宜之爲得也此雖䟽出督臣而不可不改自
銓部以成督臣之美意至于太倉一庫兵餉
攸關故事臺省共巡未嘗缺一頃臣以孑然
病軀支撐半載栢臺委官寂而無聞夫獨勞
固所甘心而重擔原宜共負

祖宗深意若謂必如是而後互調均濟毋致差池
署院亦何泄泄視也大抵今日遼事每見小
臣中尚不乏憂形于色情見乎辭而大臣則

否局外之人容有焦心而慮蒿目而憂而局
中則否靜言思之良可浩歎夫封疆者

祖宗所垂統之封疆也

皇上所照臨之封疆也失封疆以失社稷即使視
息偷蔭其何面目以幽對

祖宗明對我

皇上况使么麼小醜儻忽薄城下諸臣縱欲保首
領得乎毋論爲

祖宗計爲我

皇上計卽諸臣自爲計亦當有以處此矣臣常謂
今日之役兵貴簡而精多反糜餉餉貴多而
裕少則妨兵在邊臣宜以慎重二字備兵而
毫不得急在廷臣宜以迫切二字備餉而毫
不得緩柰廷臣不此之務坐視旁觀譬如
舟遇風波其始尚可救援乃舟人不思設法
濟渡而坐者立者起者臥者歌者飲者各煦
煦然樂不知舟將覆而身亦隨之也至若我
皇上邊報初來猶厯宵旰習聞漸熟如等泛常以

發帑則吝而益吝以用人則艱而彌艱以章
疏則滯而愈滯卽如趙興邦之議戰守王象
恒之議薊遼皆字字訐謨而莫獲徼

絲綸一諾甚者如流言璫後東還得行反聞而天
下事莫知所終矣夫奴酋以到處精兵爲禦
防而反以求和愚我以七宗惱憾爲讐怨而
反云明白示下我好罷兵挾我奴不啻玩弄
我于股掌而

皇上直度外視之時後忘之也

皇上且然又何責于諸臣之袖手乎屬者夏行冬
令榆林雨雪福建雨冰肅殺之氣以盈干戈
之禍未已我君若臣尚不思交儆修備以固
吾圉耶臣言及此泣數行下臣不識忌諱冒
昧瑣陳死罪死罪臣䟽瀕發而適接真定按
臣有稅璫說謊欺君矯旨嚇衆之䟽則見稅
銀一節廷議方欲執留而稅璫乃爲攫取甚
有已徵而奉旨發賑未徵而奉旨全豁奉旨
減徵者一槩勒索祇恐煢煢之衆不堪騷

挺而走險嘯聚草澤將東偏之大憝未除而
畿輔之羣兇蜂起也中外交訁議兵議餉又
不知何以策此亟

勅停罷以安近畿敢因邊事而附及焉

○順天巡撫劉曰梧題爲急缺援遼兵餉懇乞

聖明速賜給發以濟燃眉事先准督臣咨議調薊
鎮主客兵馬五千出關援勦又准兵部咨督
行各屬分投召募壯士期在速集俱經督行
各鎮道遵照調發召募去後今據薊州道叅

政高邦佐呈稱除援遼兵馬已經調登州并
南北新兵見在召募外隨准餉司手本會稱
本鎮額餉已竭援兵經過方始旣慮薊兵有
庚癸之呼又筭經過無應付之具卽云莫非
王事義切纓冠而無米難炊安能託諸空言
其召募新兵近奉軍門明文預備糧餉支給
備查往例從來未有糧糗未具而調集遽議
者今日之事欲以急于外援且先防其內囂
煩爲轉呈題照先年東征事例召募經過缺

餉俱另項給發其薊餉正支錢糧絕不相蒙
則薊與遼兩有賴矣等因准此爲照遼左兵
連禍結薊門義切纓冠寧敢異視如募兵給
餉造甲除器凡所爲應援計者亦旣不遺餘
力矣查得中協原調援兵一千五百餘名先
經奉行召補缺額近蒙軍門明文暫免召募
外其奉文召援遼新兵二千餘名月糧照薊
鎮雙糧之例支給業該本道督率各州縣分
投召募及本道自募已七百有奇委官統領

教練亦稍有次第矣顧應募者率赤貧之徒
利于得餉數日支給環門乞討復欲散去隨
移會餉司暫那借正餉五百兩給領矣然此
非額設之兵將來兵日以衆餉日以增憑何
處給欲懸餉以號召則不應欲停募以待餉
則無兵至于將領千總廩糧薪水之費各兵
安家器用之資費且不貲徒切焦思終難措
手則募兵之餉安可不議處也調徵客兵輪
啼雜沓疾如風雨糧芻豈容時刻少緩業將

主兵正額本折一槩停支權宜應一時之急
矣顧主兵豈能枵腹以荷戈乎且南北並調
經過方始積儲不預何以應卒則客兵之餉
安可不預計也查薊餉經制所入原不足以
供所出先年流積已經扣除空月還官纖毫
入計每遇閏月尚若促衿露肘以上二項事
出不經糧非預設搜括一空勢難再借正額
不敷薊卒設有庚癸之呼患豈在遼下哉餉
司以東征餉銀另項題發之例亦理勢所必

至也乞將原議遼餉銀亟爲題請先撥數萬
兩解薊貯庫已借者照數補還將來者速爲
預備庶薊遼兩不耽誤而重地不致空虛矣
又據密雲道兵備副使喻安性呈稱查得調
去援遼軍缺先蒙各院明文業已募補過半
今蒙軍門牌行援遼軍士月糧已准給各軍
家屬再若募補前缺餉銀無從設處行道不
必募補等因本道再四躊躕在東協近蒙添
設大將駐防山海以壯聲勢在中協駱駝已

死邊警或畧稍寬未有如西協正當虜警緊
急日夜戒嚴之時正急鄰患不顧切膚安有
既缺而可以不補已券而可以復散者至于
師行糧從足食爲急先該本道奉文新募出
關援遼軍一千餘名每名准給雙糧例應于
援遼餉內支給因遼餉未到暫借馬價以給
支但馬價有限不能常繼此輩俱係烏合之
衆身既隸藉于軍口必仰食于餉萬一餉銀
不接又寧能免脫巾之虞乎所據薊西募兵

請餉二事是誠不可湏臾緩者懇乞軫念薊
西根本重地虜患方殷將前項調去援遼主
兵名伍俱准募補足額以資戰守仍乞將各
軍月糧并新募援遼軍士餉銀亟賜一併請
發以濟急用庶虜患可消而內釁可杜矣又
據永平道兵備副使劉澤深呈稱查得東協
援遼兵馬早以調發出關矣其召募新兵餉
銀業該本道呈請軍門批允借動餉司寄庫
銀然餉司之銀有額此銀皆在本鎮舊額之

外無論額外難以輕給卽那借一時能支幾何而本鎮正項糧銀一時不繼本處兵馬何所仰給寧無大可慮乎况永平又與別道不同別處所給援遼行糧不過一站而止而山海關尤兵馬雲屯行居雜沓來一人則支永鎮一日之糧一日不去則仍支永鎮一日之餉卽西來兵士無非取給于額外而况新兵那借豈可以爲常乎若郡縣寄庫銀兩絲縷之積能有幾何且一切打造皆于茲取給哉

數日思之不募則星散難召亟召則錢糧無指是以除本道自召者已過五百餘名且借餉司銀兩其陸續後召者已那借如許保鎮之行糧又在此日費已無窮矣合無呈乞題請速將召兵銀兩每鎮計雙糧之數及安家之銀若干速照原題名數如數發到庶各處便于召募不然此無藉窮棍聞餉而來無餉而去安所得吸風飲露之人而應募也至于本鎮銀兩俱被新兵月糧及援兵行糧借及

無遺若不預請正項例銀及補還那借行月糧銀恐散給不前而本鎮告急將脫巾之變近在眉捷矣等因各呈詳到臣據此該臣議照薊遼接壤勢同輔車遼事頻危則薊門震動凡所爲赴援計者自當殫竭心力圖之除徵調兵馬業已督發赴遼召募新兵亦有次第另聽督遣外惟是軍行糧從兵必先足食未有議兵而不先議餉者自遼左警報以來徵發旁午所調客兵行糧俱暫借主兵正項

并那馬價銀以應之未敢遽問及抵補也然
瓶罄而罍亦耻矣至于召募新兵俱係遊手
烏合之衆非津津安家月糧之故孰肯貿貿
而來若已收用而不卽給餉竊恐應募者皆
棹臂而去未募者亦將裹足不前故各道趨
趨而不敢遽取盈額者以此該鎮望援不啻
拯溺此中徵發未免後期稽誤之誅臣與各
道且廩廩焉先蒙

皇上採廷臣議許以百萬金爲遼左防禦計該督

臣酌派應發薊鎮銀二十一萬六千二百餘兩而今紙上雖有空傳未見明文解發畫餅望梅何濟饑渴近聞經畧楊鎬不日抵鎮各處調援兵馬雲集索餉急于星火于時而問之餉司則額餉甚虧索之有司則搜括已盡那無可那借無可借千里赴難之衆安可枵腹荷戈庚癸之呼勢所必至是遼未獲救援之力而薊已先受擾攘之禍矣郊圻重地關係豈小旣經各道具呈前來相應題請伏乞

勅下戶部將項派定援遼兵餉速爲給發以濟目前之急其已那借過銀兩亦湏及今酌議令行抵補而一應軍器借辦又當責成工部速爲查補分投解發庶遼患可濟而薊事可弭矣

○山東巡按王遠宜題爲奴酋背逆難貸廟堂天討宜伸懇乞

聖明虚心聽言銳意圖勦以奮國威以消禍亂事
今者奴酋狂逞一日而陷三堡覆軍殺將舉

三韓精銳盡遭毒慘且佯退整旅勾連諸夷
出沒無時以疲我緩我玩弄我于股掌之間
撫臣李維翰平時既不戒備一遭挫折膽落
魂搖一籌莫展祇聽鼻息于馬上之口虜氛
張熾聲勢燎原神京震駭患在剝膚矣幸我
皇上赫然動念愕然東顧下廷臣酌議出帑金十
餘萬又屢頒

明旨征勦撻伐措處那借兵餉而一時廷臣會議
先固疆圉後事勦除殊得制禦之方可稱決

勝之策已顧值奴虜交訐之時爲禦虜滅奴
之舉其選將聚兵秣馬除戎訓練韜畧戰守
機宜徵輸轉運豈一二謀畫所能盡殫所望
皇上廣收忠益以運籌帷幄取勝千里者正殷殷
也乃自奴酋發難以來在廷諸臣同切仇讐
共抱憤懣各輸忠讜章滿公車其所幸得允
旨僅僅用一經畧起二三總兵并會議數事而已
其餘閣部之陳乞科道條議率填耳置之不
報豈以邊事孔棘防禦掃除全在總鎮戎臣

今得有經畧總鎮折衝之術盡在此中又烏
用衆言爲乎曾不思奴酋蓄謀數十年聚兵
五六萬器械精利紀律嚴明又東挑西擊暫
爲休息以逸待勞轉盼秋高風肅弓勁大肆
跳梁固勢所必至者不及此時策于未戰以
取勝廟堂而僅僅臨敵扞禦倉卒對壘果能
殲滅此奴耶是豈可悠悠汎汎視爲緩圖忽
危急之剴論迂桑土之綢繆耶奴酋女直裔
也史稱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今滿萬之兵

五六倍矣殊可寒心我兵卽倍于奴亦難與
爭衡况今調兵幾何募兵幾何且以素不習
戰之人驅之恐徒棄之虎吻也而選邊方之
兵萬難少緩蓋其風氣勁人强悍習見戰陣
多不懾虜故名選關陝宣大各邊精兵就以
各鎮廢閑勇將統練每隊火器弓箭各半器
械長短相兼庶乎可爲奴敵邊兵選用不足
而調及各省及橫江亾命礦徒以壓卵覆巢
如諸臣之議者此何可不急揀之也兵法云

行師十萬日費萬金言軍旅之興糧餉爲急也今大舉征勦滅此醜類而後朝食固計無反顧然征兵雲集擾攘邊境如食之不足聚集焉往恐變起脫巾而患又不在顯與已樞臣所議餉三百萬真是數米而炊尚虞不敷而羣臣先議借罔寺借水衡計臣復議及南戶部兵部工部以及各省直漕折與先東征裁扣節省等銀非不均爲喫緊然各議那借暫濟燃眉耳其所搜索各省尚屬西江之水

望梅之談也。試思所借能有幾何？則夫冀及
發帑以助軍興而鼓士氣期成剪伐之功者
豈僅十萬可當緩急耶？諸臣請帑之說又不
可不加納之矣。兵足餉裕神氣丕振威聲遠
播自可寒奴酋之膽而奪驕橫之氣。由是制
以有能之將假以便宜之權李如栢杜松劉
綖官秉忠柴國柱等各統所部分道而進經
畧揚鎬相機調度指授方畧協心戮力犁庭
掃穴無爲中制牽摯手足而借北關爲鄉導

調朝鮮爲應援與夫多間諜以疑其心懸殊
賞以禡其魄而又練營兵以壯吾勢嚴宿衛
以固吾本凡諸臣所諫議皆不可不蚤僉而
急行之也語又云制禦夷狄其備不在邊境
而在朝廷言用人治內尤爲制勝長策今所
當朝上夕下者又無如舉枚卜簡大僚補科
道諸事俾政本充實謀斷相資庶

皇上有所倚藉可高拱無爲而坐收鞭撻之功至
軍前所最急者尤莫若監軍等官當破格除

用廢棄諸臣以充任使而召熊廷弼于湘江起劉國縉于遼左出劉光復于獄中授以監軍贊畫督餉職任與經畧總鎮贊襄兵機又無庸再計也然職猶有慮焉民維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道之矣今幾輔宣雲軍民左右前後拱衛神京尤本之本也平居無事苦于賦重差繁而又年來權稅頻興敲骨吸髓人人窮咨久矣儻臨之以兵革孰有固志恐多掉臂而去耳及此時而罷撤諸稅以聯屬人心

金通碑畫 卷之六 三十五
俾之感恩效義安土重遷以扞衛君父洵

皇上所當留心採納而汲汲允行者矣不猶安內
攘外保安宗社之第一義乎

○直隸巡按潘汝禎題爲遼餉萬分急迫議餉萬
難遲緩伏乞立發前疏募兵固守以圖進勦
以保危邊事職以前月陛辭巡閱范陽以東
行則跋涉居則操演目前方抵山海關喘息
稍定始暇遍搜邸報乃知樞臣議餉之疏猶
未沛發職不勝駭且憂矣遼禍初發樞臣之

疏隨上隨下後且漸見留中豈逆會業已出
口遂可拒塞昌言如宋時所謂城門開言路
閉如此景象豈惟遼必不支立見邊疆之禍
而天下岌岌乎殆哉有人所不忍言者蓋職
涉歷邊口據所傳聞有謂姦民議獻酋以三
策者有謂酋于擄去生員仍使之衣巾相接
加以禮遇者有謂李永芳彼時投降挈家屬
隨去到彼隨授之官銜委之兵權且以第三
子之女招永芳之子爲駙馬者有謂酋于所

擄去弓箭刀鎗盔甲相視共笑揮折弓箭爲
不足用盔甲改造以二三副爲一副者有謂
北關知奴酋計圖兼併惶懼乞請益兵又習
知遼左兵餉俱無將來或難倚恃而金白二
酋且疑且畏因生二心者此其言豈盡無根
哉所傳之策以由西徑衝潮河川墻子路直
薄都城爲上策由一片石喜峯口犯畿輔搶
掠通薊爲中策由三岔河尅廣寧據寧前南
攻山海爲下策設當師殞城陷之時有一于

此卽下策而我何以禦之說者謂朶顏三衛
皆我屬夷東西之虜非彼親暱假道直衝酋
必不能且不敢而職竊以爲不然犬羊之性
易合狡猾之謀難測不見我中國堂堂大臣
皆被籠絡欲質子則質欲獻界則獻欲戮酋
犯于境上則遣之戮以恭順爲餌而又何有
于口外一帶夷虜不爲利誘術愚乎不見其
陷撫順之日恨遼人仇遼人欲盡殺之乎而
何生員爲人望則不殺李永芳以提兵相抗

之人抑又不殺且加之任用乎不見其數年
以前之集市散于清河寬奠穀陽等處乎而
何以恐地多利分侵此失彼詭以貂參集市
撫順一處使我東西南北之人羶集蟻附無
亾矢遺鏃之費唾手席捲歸巢乎此其狡獪
異常陰陽莫測是元昊復生女直再見故向
猶叩關悔罪以愚我而近且詞語諄謾犯順
逆天旣覘我又緩我且敢于挾我尚可蹈已
覆之轍曰建酋不足慮養殃悔禍自貽伊戚

也哉久毒勃發其憤必慘種種大患殊費支
持何以言之秋高馬肥從來屬狂酋可逞之
日况其挑引勾連一酋啟釁三面蜂攢一患
也彼既富強可恃且練兵利器而力謀于十
年之前我以疲地窮民無兵無餉急而謀于
旦夕之近二患也彼既勝不懈銳氣日新磨
勵以圖而我喪師辱國戮一大將死一叅政
內外上下恬不爲耻三患也彼招亾納叛聞
厥後則導之出疆遇降將則加以寵用而我

書通考卷之六
三
有一鄉評推重緩急可恃之劉國縉尚不亟
用四患也彼于西北之虜威信能軀之使動
約之使來而我則東恐不能倚力于朝鮮西
恐兵力無以終扞北關五患也有此五患非
聖武旁昭乾斷迅發亟下議餉之疏

勅在廷大小臣工各出所見爲兵食計其何能濟
不然餉不足而驅枵腹之兵以援遼敗道也
兵不足餉不足而苟且支吾徼倖于萬一成
和局也貽萬世之羞啓九邊之釁何以洩數

千遊魂之恨于九原何以瞑張承胤潘宗顏
之目于地下故今日之計非必勦無以定畫
一之謀非主守無以圖萬全之策然守亦譚
何容易遼旣三面皆虜則必處處議守處處
增兵首衝則萬次衝則千此數萬數千非亟
議新餉其何能濟且也士卒不練不可言守
盔甲不堅不可言守器械不利不可言守火
器火藥狼筈藤牌之屬有一不具不可言守
蓋守者以備戰完而蓄之兼而習之相機進

止有備無患一年爲三年計三年爲九年計
始謂之守豈其畫城繕垣以饑軍綏卒修鳴
金掌號故事鈍甲朽戈作擺陣列營虛文而
遂謂之守耶是固守之計非亟議新餉其何
能濟今經畧楊鎬業已抵關矣餉若不足兵
于何募兵旣不足畧于何施况其暑雨衝突
兼程馳赴夫亦慮遼禍方急遼事爲重耳儻
此時餉疏求一發尚不可得是彼急而上故
緩之恐全遼士卒望風解體彼重而上故輕

之不益使逆奴聞風竊笑乎豈二百餘萬之
議識時務者方存乎見少而我

皇上以爲侈無庸是頻頻乎守而議戰勦而後已
度此事恐非此可能結局卽前日六十餘萬
新餉所謂升斗之水已耳于事何濟而抑何
慮之不遠哉雖然記有之明其義者君也能
其事者臣也轉眼秋高時迫勢亟儻至再至
三回天無術計無復之則惟有議而後請先
籌供餉之需可那動者則那可改折者則改

全書通考卷之六
三十一
可抽扣者則扣搜括之可及豈宜袖手而曰
嫌疑禍患之共防誰可反唇而曰職掌大小
臣工畢力盡心區畫上聞計

廟謨必有當焉不則慮請祭之頻煩停會議之

明詔

聖心旣展轉牽制以閣之窺纖嗇之素懷懼遷怒
皇十之實害宵小或乘此簧鼓指爲不足慮而置
之邊疆之禍國家事尙可言哉至于新餉之
運亦宜急焉職前見薊門一帶督撫籌畫道

司支撐俱已力竭計窮新糧月糧行糧捉衿
露肘竊恐內地先潰薊門亂起方欲于新餉
六十萬向督臣剖六分之一以與薊及十三
日至關叩之則惟萬照磨之十萬當先出關
曹經歷之十萬以是日至關其餘四十萬尚
屬杳然職不勝扼腕以爲

皇上忘遼矣當事諸臣抑漠然相視耶昨至漁陽
見樞臣薛三才揭始知其餘已經發領而前
所委官以病更移夫委官亦有半通之綸一

命之寄豈不應爲朝廷出力况廣寧非異域
山海非八公山且沿途自有地方官防衛不
過至彼交兌而返乃轉相推諉若此又何怪
保定營兵望關股慄藉口盤纏以軍法爲兒
戲哉此後新餉解者領者所當嚴爲程限不
得以病免而曠日持久重加之罰庶水火之
衆其望早慰耳職敢請發餉之疏而併及之

○山東巡撫李長庚題爲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事宜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安內地以重軍需事准兵部咨
遼東撫臣暫弛海禁以通登萊之糴賣或遼
東差官往糴卽用新餉以克糴本仍移會東
省撫臣借發遼左欠餉數萬兩委登萊府佐
各一員催船糴粟再選武職數員督兵領運
止許裝載米豆不許挾帶違禁貨物緣由到
職爲照奴酋犯順撻伐方張飛輓之資責于
內地上奉宵旰之慮下切唇齒之思凡爲臣
子敢有後期其中應動錢糧及應議事宜職

與司道諸臣面計再三敢爲

皇上陳之

一曰議本折查得運餉一節先准部咨動遼左
欠餉續准部咨議動香稅贓罰蓋念東省大
祲欠餉之難驟完也所調劑于軍民間者可
謂備悉矣及據布政司呈稱泰山香稅昔年
約四五萬兩不等值四十三年年荒盜起香
客稀少每年止解六千至一萬而止不敷往
數之二三又查得院贓罰銀按臣畢解過四

千兩其新按臣尚未奉命入境除贓罰解過
二千兩外止見在一千一百六十三兩八錢
零爲數不多似爲無濟及查本省拖欠遼餉
濟南府未完銀四萬七百五兩一錢零青州
府未完銀一千八百四十三兩七錢零萊州
府未完銀七千一百三十五兩一錢二分皆
係四十六年壓徵年分亦在開徵該職與司
道議將四十四五六年分所完錢糧濟東兗
三府近京者解銀而留青萊登三府近海者

以爲糴本解米今查三府共報到銀四萬一千二百九十二兩九錢零並係遼餉俱應留作海運其非係遼餉者仍行解京以遠近而分本折庶銀米均有濟于遼職等議定卽以通行各府遵照解運此本折之當議一也

一曰議船隻備查二十五年征倭舊案俱用淮船遼船及本地塘頭漁船隨至沙門島本地船板薄者多有傷壞止揀修板厚者運之本年赴淮安及南直等處造船五十隻并舵工

水手月餉共銀四萬五千兩又于二十六年
造船一百隻共銀九萬兩俱于解部京庫糧
價銀扣除茲國用方詘而運糧數少職且不
敢輕議但職在登萊之間遍詢海上云本地
塘頭等船往來天津及濱海素未及外洋一
時應募頗覺趑趄惟云淮船最便但如往例
打造則費鉅而無裨急用若得咨行江北撫
臣借見在兵船以運糧而優給資費殊爲甚
便又查今驛傳道副使陶朗先前任登州府

正通遼濟荒初用兵船數隻所載不過百餘石聊以先救一時之急而隨開海禁聽遼船之來每船所載可千石數百石者且堅牢有用茲登之兵船盡以載兵赴遼其運糧所用船隻除職等一面于本地多方招商議處外仍須行薊遼督撫轉行海蓋道將遼船盡數催募來登俾載糧迴遼一切催值腳價于登郡糧田科筭定從優給則船大而運多况徵兵調餉所以爲遼計者登以任其十之七八

止有運船一項責望于遼以爲同舟之濟想亦難辭蓋登舟不能渡海而遼舟見無別用接此濟彼情義當然此船之當議二也

一議值價該職在登郡詢之市價每米官斗一石值銀四錢指目前而言如此若遼運多行則必增矣夏雨儻足則價日減夏雨不足價必增矣難以豫定大約脚費在登郡以每石費銀一錢四五分不等共銀五錢以外俱湏筭入米內總計一石價值脚費若干遼左速

定委官于旅順等處近海岸地方俟到船卽
行收買而價值脚費一如所計總筭錢糧則
官之輸納無辭商之領運有利而赴者自雲
集矣又聞此際遼陽金復米價與登萊止差
一分是以遍招諸商不肯趨赴然遼左大兵
漸集其米價之增可不待慮而知者但須寬
目前之升合以爲後日之崇墉則在委官之
收受早而所計價值之寬也至于運糧成案
有碾米之費有陸運抵海口之費有僱船之

費有舵工水手之費所費不貲須總筭入遼餉之內准其開銷或照二十五年事仍于戶工兵三部解京錢糧酌量稍留以爲費本俱循成案而爲請者此價費之當議三也

一議海防登州承平久矣兵不習戰窳惰其常兼以連歲大禋兵缺而未補船損而方修日者挑選一番盡其精銳以往援遼所存之兵止于九百餘名而每伍挑去數人卽列營操練殊不成規一水之外倭虜交隣內地之防

踈玩已極矧海運而開奸宄潛伏各島亾命
實繁有徒風聞遼左有一種江夷素爲奴酋
可指臂使者萬一乘機截運不無震驚該職
有疏請銀募兵未蒙

俞允而目前運舟一發更無兵可爲防護茲聞奴
酋暫退還巢塞外驚伏狡藏正爲求伸之計
而前發援遼水兵或且暫住金復進可爲寬
奠之聲援退可防運道之扼隘又職發過兵
船七十隻議令十隻在遼海岸其餘駕回若

令每月更番往來供役此門戶之要策也但舟兵登岸每船止餘舵工水手共七名不足防護勢不得不添募則職前已具疏上請矣此海防之當議也抑職又有說焉今之海運與昔之海運事同而時異昔當國用充足之時而山東物力全盛故留用之銀旣多功令之行易辨今部帑告匱而灾瘡方新欲留而不敢多留欲借而實無可借故令招商然商非法可繩止以利誘之耳而今登之濟遼與

前者遼之濟登又稍異蓋當日登郡大荒米價數倍于遼而今遼陽之米價尚平而有待也且山東如大病之人甫離床褥方期靜攝調護遂令以持斧備糗禦侮于外其能堪乎職見青登萊三郡二麥有收深爲加額而滿目荒蕪甚多咸四十三年大荒遺地也民畏分糧不聽耕種又聞僱募刈麥之人其值反增于麥蓋死徙太多丁虛人乏所致也目擊斯景深切寒心至于海運往牒運到之數固

多而漂損之數亦復不少民間之初未免疑
畏職沿途傳諭有司遍示百姓以招商厚值
之意衆心方安切念慮患棘矣師行糧從責
東省以運糧臣民之分義也不敢辭也而船
則勢難猝造腳價則必欲從優腳價不優則
商船不至商船不至則糧運難行然商船猶
煩招揀而遼船可徵淮船可借庶需急用方
稱完策凡所條議俱酌民情事勢兩爲調濟
必東土內安而後得盡力爲遼左外拒之圖

矣

○太常寺署掌寺事少卿等官徐紹吉等題爲奴情愈深軍機匪易喫緊發帑一事懇乞

聖明立沛仁恩以安人心以修邊計事竊惟我國累世患虜而建州夷人則人皆知其伏弩已久竟以蘊火未發度外置之乃果有今日之慘隕將喪師爲辱不小致

聖怒震撼廷議必勦其徵發召募之宜戰守緩急之勢諸臣計之熟矣臣等何說而加第今日

奴酋之情形似緩而實急中國之武備似急而實緩無論往來塘報某日某處定期犯內率皆以術誑我惟是奴酋書一紙悖慢傲語藐笑中國無人誰不怒髮上指縱我今日議征明日議募豈真兵法所謂九天九淵可令彼不知者耶宜彼初犯猶有懼心而今竟復何畏所謂奴情愈深也說者謂今之議防者徵調同于搏沙南北憂于鞭腹且行者無委積則山村荒落必至甘心于剽掠居者無俯

仰則嗔目疾視尤恐躍冶而脫巾旣虞掉臂
之軍心不復來而又慮已聚之軍心不能散
然則今日軍機豈易易哉臣等竊爲軍機之
難不難在勦亦不難在以守爲勦所患者兵
勢方張而糧不繼此其難憂方大耳頃者奉
旨搜括至窮及纖細以佐緩急卽旦暮獲之亦是
涓滴而今竟何如哉邊疆以無米之炊望之
廟堂而廷議以嶺上之梅慰之塞外儻果可以
措處者諸臣非罄已之筋骸也寧忍遺之然

實已無畫矣爲今之計非

皇上速發內帑其誰有濟蓋內帑之積亦已有年

皇上四海爲富豈真利此無亦唯是作法于儉姑

留爲大事用耳用之更無踰于此時者嘗試

籌之此中有四美焉會議百萬之疏大內出

其五項止發十餘萬而減其四候未定之陰

晴者訝其遲生無端之窺伺者疑其吝稀冀

于不可知者意爲僥倖感慨于主聖者知爲

必予今一旦畢發之天下皆謂

聖心之無他是曰至信撫順之遊魂已不可救乃
方聚之軍丁非藍縷之窮徒卽遠方之枵腹
旣欲其敵愾以捐軀安忍不厚給以宿飽使
帑金一發而饗士椎牛投膠挾纊誰不感

皇恩而思圖報者是曰大仁初時帑金輕與恐用
之者多耗今至于勢窮時極計臣束手所謂
是上倒懸扼腕之際也一粒千金壺漿九鼎最足
以鼓舞人心蒸爲忠義是

宸綸一渙非安危存亾之肯綮耶是曰大智况三

軍獨患無食耳食足則方畧可施將鼓腹之
衆奮作干城渙散之卒盡歸刀斗進可以直
搗長軀取虎子如寄退可以深溝高壘養天
威如山是曰大勇我

皇上試思此朽蠹之資用而有四美沛然發之直
反掌間耳柰何使在朝之臣徒灑痛哭之淚
空懷仰屋之嘆哉往代瓊林大盈不稱富乎
濡忍不出竟作何狀當日人主詎不事後自
悔嗟何及矣此又臣子所不忍言者

皇上海明天縱何事不燭儻思及此則四十萬之
發猶其淺鮮者耳臣等謹合詞控籲伏乞

聖明洞察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敬陳措餉三議以備
聖裁事竊惟奴酋入犯隕將覆軍罪在不貸且敢
出諄語狎侮天朝賈生所謂足反居上首顧
居下一言念及當時不與奴俱生而頃者潘
御史一疏且述所傳聞奴之三策奴豈能湏
臾忘中國哉乃我

皇上忘奴如遼撫按致誤封疆臺省交章論而
皇上亦不之省甚者需餉燃眉請帑不報則廷臣
亦無如我

皇上何矣夫自部奉有措餉明綸六款之後周諮
爰詢所條議皆鑿鑿可行者臣切叨計垣以
臣之愚合于戶部之見則臣有省直差督餉
一議焉夫戶部不稱留都倉糧之堪變價耶
浦口遺豆之可出陳耶水兌餘糧之折色當
清備倭銀兩之剩存當核以及查坦田升科

于閩廣查修河遺費于吳中院司道府之尚
存留贖鍰稅厰橋梁之不無浮羨凡此皆積
貯之有餘者也戶部不稱京運解部其見徵
帶徵之欠數甚多耶民運解邊其已完未完
之批難考耶他若漕折銀若撫按贓罰銀若
藩司事例銀若稅契銀魚課銀缺官俸糧銀
吏承納班銀未必逐一輓輸如數凡此皆徵
解之不足者也諸如二項一經廉覆足補漏
卮但臣愚慮清查縱奉

明綸而轉行還憑部檄卽仰體而耽時日亦等望
梅矧玩愒而視空文更同畫餅則曷若干各
省直中或省分之大小而原無有餘不足可
以清理者免行差官滋擾外若其果有積餘
多逋欠者請從戶部差督餉官一員給予

勅書專清庫藏于地方別項事體全不相干惟是
庫藏一應積餘一應逋欠除南京各部倉庫
自戶部移文清查若兩直所屬聽令巡行至
各省督餉官每到任先赴藩司細細查盤然

後周歷各府其周縣小者弔查大者親查而
又恐其隱匿掛號也則逢人諏訪到處講求
或該本府起運或自藩司轉文早晚不拘隨
有隨解而本差四季報部三歲考成若其查
解數多准照邊臣超轉至于差出毋論正郎
副郎俱以本司差往本省譬如浙江司官卽
督浙江省餉當其在部已洞悉該省錢穀之
盈虛而及其差又洞悉該部需用之緩急內
外關紐首尾呼應縱地方偶爾多事或念舍

已耘人而積存不必于盡括天灾偶爾流行
或體一緩二而逋負不必於全徵又在權事
變于臨時亦須開簡明于報冊夫各省有設
糧道者矣彼特攢漕粟于京師此則督軍糶
于九塞彼特倉庾之米粟一項而此則庫貯
之頭緒多端督糧可設督餉不可設乎各邊
差有餉司矣差之邊不過以見成解到之銀
藉手給散而差之省則合在官在民之數竭
歷搜尋若果行此任怨任勞較邊差倍之矣

邊差優轉省差不可優轉乎至于考成叅罰
降職降俸罰俸住俸視府州縣每遞減一等
其遞減也爲各官專寄一隅而差官統司一
省其不可不叅罰也爲糧餉關命運脉而督
餉須嚴責成若本差官俸薪衙役工食或曾
有監兌地方則以取給于原裁監兌數內不
者或于錢糧加派恐太倉糝米亦不爲多若
衙門則省城空閑公署隨便住居唯是臣所
慮者郡邑易查而藩司難核蓋藩司體貌游

覺尊尊崇一少有隱藏安所容其廉察或聽
本官之揭報以憑臣等之糾叅庶足爲藩司
倔強者傲耳臣又有儒學進粟生員一議焉
往歲山東大饑賑臣過廷訓曾行學准民間
俊秀輸粟入官借學援例不數月而累巨萬
六郡子遺全活亾筭昔以濟饑今不可倣而
濟邊乎今東省係近事或卽除東省免再踵
陋規其他省直合無通行素封之家有子弟
年資堪進取者許以輸粟名色納銀各該地

方借學充附限三月內起文入監不許久羈
夫納粟係祖宗舊規太學爲士人淵藪且始
得托名以輸白鏹原非久占以濫青衿較之
准貢非正途所宜鬻爵于仕路稍擁者亦大
有間矣况一舉而收起解之利于內再舉而
收援納之貲于外借學者或酌議百兩有奇
入監者則開納成數具在其借學初納之銀
直隸府解各省司解多者每季終時起批文
少者聽隨便搭解京運行之一歲仍復議停

何不可者臣又有衙役裁工食一議焉夫工食之裁計曹不亦及此乎故計曹議兵壯一役而臣推廣各役計曹議裁什分之三而臣有半裁全裁者夫國家惟備不虞特設兵壯用之團練今不事團練而事勾攝其工食之應抽取此不必言乃若兵壯而外凡援役衙門者其所資給果僅僅工食而已乎除看司門子走遞厨夫鋪司鋪兵等若役照舊全支外其餘門書皂隸等項併與兵壯俱頒半裁

蓋此輩爲人白幫者有之一名而朋當數名者有之被貪墨官司扣剋者有之究所取償卽全追奪不爲苛而况僅半裁也至應全裁者二曰冗役曰缺官役夫郡邑地方不有土司之淳事體之簡良有司之肅清卽勾攝不煩而衙役可汰者乎役且汰革而役之工食可知不有官去而銓補未遑或已補而過家不赴如近日司道往往經年逗遛者乎凡缺官薪俸無不扣解而缺官衙役之工食可知

此須文到卽可立解直隸府解各省官解限期畧遠近各照地里行之一歲仍復議停何不可者夫年來臣于金花請留矣稅銀請留矣雖臣言不厭乎再三而

聖聽難移于萬一若十庫宜折則臣昨春所陳也香蠟宜裁則臣今夏所及也衛營馬料須覈臣業臚列之而未允緹騎冒濫須請臣嘗廉得之而未言總以中璫武弁易阻

俞綸臣姑不數數而獨是疏議上于

大內無關非有批鱗之可避下于宵人無預非有
投鼠之足嫌事在必行無煩再計伏祈

勅下戶部從長擬議再覆施行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趙興邦等題爲夷氛益惡
遼事益危伏乞

聖明急圖安攘之策以奠疆場以安社稷事職據
撫臣李維翰塘報于本月十九日奴酋統兵
無數攻圍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已被剋去
等情夫奴酋之犯撫順也蓄謀而來饜欲而

往我之虛實彼備知之雖其暫歸巢穴固日
料其有今日之來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亦日
料其有今日之失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今日
而陷一城明日而剋幾堡今日而殺將士明
日而虜人民遼之爲遼寧堪此再壞否又况
河西西嶺乃蠻諸虜或搆犯于開鐵或聚兵
于錦義羽書狎至烽火時聞遼之爲遼又能
堪此東西交關否從古有疆場告急而朝廷
不聽臣下之條議者乎漢宣帝以羌戎皆叛

趙充國之奏每上輒下其議又以罕开劫掠
加納酒泉大守辛武賢之策拜賢爲破羌將
軍以七月上旬分兵擊之故文帝無匈奴之
患宣帝成破羌之功漢之二帝其制虜得策
垂之千古以爲美談方今奴賊之猖獗無異
于匈奴于文帝羌戎罕开于漢宣也

皇上聽羣臣圖撻伐宵晝靡遑正在此時乃深居
大内若罔聞知諸臣一切請帑不報司農措處
邊餉不報遼東撫按不得其職屢經言官論

効左右司馬所以協理樞機廷推旣久而皆
不得報蟻穴不塞尚慮其潰尋丈之堤今其
堤以决裂而不可收拾矣勾萌不折當慮其
煩斧柯之力今其勢已成將斧柯之不尅矣
諸所圖戰守講兵食者漫不關諸

聖慮正以其不關諸

聖慮也中外人心莫不洵洵以我

皇上爲棄遼也卽今莊誦

聖諭雖云遼事方殷軍餉不足深厯

皇上之念當事在燃眉之秋第責令戶部設處據
今戶部非不有設處數款列以上聞然皆西
江之水又何濟于目前之用乎故不敢言

皇上有心棄遼顧所急者乃在目前而所處者殊
無濟于目前之事則遼又安得不棄

皇上實棄遼矣乃其嚴責臣不得以借帑爲詞臨
事致悞軍機責有攸歸職竊以爲兵餉俱足
疆場之臣不能辦疆場之事則責在疆場之
臣兵餉可以措處而廟堂之臣不能爲

皇上措處致悞軍機則責在廟堂之臣若疆場告
急不能以湏臾待也而廟堂諸臣又不能爲
無米之炊神運之計坐失機宜封疆破壞不
知此專臣之責乎亦

皇上之責乎如其責不專在臣下而並在

皇上也中外之人以

皇上爲棄遼也無其心而有其事則我

皇上何辭于人言哉遼棄則山海以西不保萬一

九廟震驚宸居搖動

皇上卽散財發粟日聚羣臣議之嗟何及矣以我
皇上聖明之主國家全盛之時稍稍不克振勵遂
不得與漢之文宣比隆而較烈也則損虧

聖德不可不重爲計耳職冒昧爲遼目前計湏發
帑四十萬并所議新餉旬日內盡數解遼

勅經畧楊鎬以便宜行事但以殄滅奴酋爲期勿
拘常格其餘凡有不足皆令戶部措處陸續
接濟勿得再言請帑致擾

宸聰撫臣失城喪師速下廷臣議以應得之罪按

臣不職卽勅都察院選才望御史一員刻期
出關以監察遼事左右司馬亟渙

明綸并速推代者趨令入部視事以贊軍機庶其
內外得人兵食不缺國威有振虜氛自滅

宗社靈長在此舉矣

○河南道掌道事江西道御史唐世濟題爲奴酋
勢愈披猖廟筭更宜周慎懇乞

聖明亟行申飭以張撻伐以保封疆事頃自奴酋
狂逞遼左阡危

主上旰食宵衣大小臣工罔不汲汲皇皇圖上方
畧遣將調兵議戰議守旣已畢智竭慮嘔心
以備

聖明之採擇矣乃狡夷謀蓄愈深肆毒愈熾先設
求和夤緣厥役佯爲搖尾乞憐之詞中藏諄
謾不軌之意明言告天已露磨牙相向之態
兩月暫退彼方大修戰具志在長驅乃內地
人情旋已解嚴悠悠忽忽觀望逡巡有識者
不勝厝火怡堂之懼昨接塘報奴果捲土重

來撫安三岔兒白家冲三堡近日被圍不旋
踵而攻尅破城殺將若火燎原開鐵隄防一
朝盡撤勢已岌岌乎不可支矣值此時勢危
急當有聳動天下之政令職敢不避煩聒爲
皇上陳之

一曰申明必勦以勵人心奴之當勦人人能言
之也數十年受我封植之小夷突然稱兵犯
順屠數萬生靈于原野驅數萬子女于犬羊
殺大帥隳名城國威大挫感憤請纓之士誰

不欲滅此而後朝食建言諸臣有謂以守爲
勦不過慎重舉之意謂殘破敗衄之餘未
宜輕嘗試于一戰非謂當守不當勦也然我
方雍容議論商度于應守應勦之間彼已乘
勝疾馳倏忽爲拒抗搗虛之策藩籬旣失漸
窺堂奧此時尚可言守而不戰乎且未有不
能戰而能守者也乞嚴

勅經畧銳意大征進有豐功退有顯罰

明旨一頒議論自定不然大臣懷猶豫之心諸將

爲守鼠之計灰志解體未有能立功于撻伐者此目前喫緊宜亟爲決策者也

一曰歸一事權以神鼓舞奴雖小夷實勁敵也
管云兵滿萬則橫行茲不啻三四萬矣掃穴
犁庭湏大費籌畫非若王杲一隊之雄可猝
然組執而繫者楊鎬雖以宿望起爲經畧然
係新設之官一應文武將吏向來知有巡撫
而不知有經畧觀其疏中云三四僮僕蕭然
出關難壯軍容事權未一已可想見頃御史

李徵儀請建治儒撫李維翰舉朝壯之乞

勅下速爲處分儻猶遷延未下吏部不妨先爲議
覆行令維翰入關待罪彼中調度聽之經畧
一人庶遼人耳目一新旌旗改觀此目前畧
不可緩者也

一曰嚴究姦細以張國體自古蠻夷猾夏皆由
內地姦人勾引輸我之情形動彼之窺伺故
通夷者殺無赦令至嚴也况廠衛禁地安得
有差役闌出外夷者乎頃者奴酋以令箭長

馬送進漢人四人又給以印文沿途傳送且
賚帶夷文佯爲求款內有七宗惱恨中含要
挾輕侮之詞辱國莫此爲甚問其人則東廠
所差張儒紳張棟等也舉朝駭異謂

聖明必赫然震怒嚴究通夷之罪乃靜聽連旬未
聞批發此非細故也東廠何衙門建夷何地
到彼有何公幹執何衙門勘合山海關未見
盤詰撫按未聞究問往來出入綽綽自由卽
彼狡夷且將笑中國無人矣宋范仲淹通書

元昊答書不遜仲淹對使焚之朝議謂其不當通書宋庠請斬仲淹以罪輕率邊臣且然何況禁地將帥通書猶禁况以夷文輕瀆至尊其罪可勝誅乎乞

陛下速將張儒紳等勅下法司勘問正法懸首夷境以示遠尚存國體于萬一耳

一曰嚴功罪以示激勸頃者遼左喪師大將戰沒前撫按爲之請卹矣如張應昌則經畧亟爲之任用矣然兩月以來時非不久偏裨而

下功罪尚未見一一查明聞中有在陣逃歸者聞有按兵不救者聞有不聽大將號令先期馳出以致敗者聞有火器把總當陣失機逃回未正法者至于李永芳則人言其先輸款奴酋勾引入犯故覆巢破卵全城屠毒而芳闔門歸夷方揚揚効用且結婚姻聞有千總王命印者酋挾其降印厲聲罵賊併大罵永芳背逆不忠遂爲夷所支解一家駢首受戮迄今遼人爲之感涕若永芳不卽誅命印

不追卹何以示叛臣之戒作義士之氣乎乞
勅下經畧先擒李永芳寸斬叛逆仍查死事之臣
如王命印者亟加優廕庶人人激勸亦轉弱
爲強之大權也抑職猶有慨焉遼陽多事之
時大小將吏稟承惟撫按二臣是視以楊鎬
兼巡撫可謂處置得宜頃按臣楊一桂復爲
科臣所指摘職昨奉堂官面諭亟擇有才望
一人爲將來之地職屈指計之見在止三四
人皆有見差兼差奔走日不暇給昨爲邊餉

孔棘少巡鹽御史三人已苦無可差者露肘
促衿不勝空虛之嘆况疆場待用之時尤非
尋常無事者可比伏乞

聖明自爲社稷計速用考選候命孫之益等選擇
才望堪任者以備驅馳與經畧大臣同心共
濟以張神武以作敵愾實攸賴矣

○經畧遼東楊鎬題爲抵關聞警急議應猝兵將
以資戰守事職以本月二十一日晚至山海
二十二日查閱保定營援遼官兵二十三日

正與督臣汪可受計議兵餉又于其衙門內
見所督造鎗刀戰車火箭之類甚備方以爲
勦夷不患無具而開原尅堡之報又至矣職
等相顧駭愕職鎬先自永平已行鎮道凡遼
之東瀋之北多有不堪邊堡俱宜加謹貼防
設法破其鈎杆木梯之具火器擊其指視發
縱之賊此時當文尚未至卽文至而防守苦
于發兵遂如東州馬根單之事且近北撫安
三岔白家冲三堡者尚有松山柴河靖安等

堡率皆單薄圯壞賊亦蠶食無難豈不成岌岌也而尚請兵不報請餉不報乎夫當奴酋陷軍隕將之初中外惶惶我

皇上亦盱食憂邊拊髀求舊厯傳諭發

嚴旨起宿將起愚職矣然兵自薊保山東而外再調再催不聞動靜餉自十萬而外科臣合疏合催一槩付之沉閣今宿將猶鮮至者雖百愚職如之何當坐漏舟之時伏焚屋之下卽調川兵楚兵浙兵已無及已所謂患在千里

之內不起一月之師也職詢之衆議有一急
着如薊鎮雖煩滿旦總屬零竊之夷九標十
二路但一處止摘家丁一百或摘臺上南兵
數百選一將如朱萬良者統之可旬日至遼
矣宣鎮總兵標下右哨家丁一千坐府家丁
五百奇兵營五百柴溝堡萬全右衛尖兒手
一千北路東路屬夷如史車二酋者數百選
一將如張萬邦者統之大同坐府通丁一千
外哨家丁二千左衛京兵營自養馬匹家丁

五百選一將如張聰者領之山西總兵營選
調三千偏頭老營北路代州利民兵共三千
亦選一將領之俱可一月至遼矣至于陝西
延綏雖時有虜警而寧夏甘固近頗息烽且
播役亦調至六千踰山越嶺數千里往播州
獨不可迤邐而來以援遼乎此亦可月餘至
遼矣蓋兵將俱取諸沿邊非徒以其征戰素
習道途不遠亦以其甲馬器械不必製買耽
遲故可應猝急用耳不然真定六千已爲烏

有山東三千尚盤桓海中南兵三千尚遷延
道上卽保定兵在關上迎職者皆伏地哀號
不願出關此可令外夷聞乎且不待遇賊已
有敗勢兵不可用與無兵同故必調邊兵爲
今日實濟願各鎮督撫同心憂國如各部之
那借銀兩者以那借兵馬作目前戰守資而
後再俟川浙湖廣兵兼募土著備征勦之用
庶爲萬全之策毋謂冲邊難借也邊莫冲于
遼東當寧夏之役李如松曾率遼將董正誼

等十餘人帶家丁數千赴之矣望

皇上亟下部議仍賜

嚴旨俾各刻期督發庶幾不悞大事至于杜松劉
縱官秉忠柴國柱之已推者再馬上催之馬
林趙夢麟之未推者許便宜調之各調其家
丁源源而來較召募待練之士兵徵內地之
冗兵一可當千百可當千且省召募之費矣
職又見將領自叅遊而上思享富貴保身家
其勇往直前之氣便捐千少壯時今數宿將

之外豈無方在中軍千把總等官而爲後來
領袖者乎故有山東撫院中軍滿桂宣府撫
夷千總蕭斗王宗睦尹堯泰杜福楊相原任
守備王進闕之三次援遼見在通州指揮曹
邦輔之親拿巨盜若而人者皆宜改推遼鎮
或聽調置軍前大張熊虎之士以驅犬羊之
羣若口若懸河貌若冠玉中情實怯而亦廁
皇十在行間者臣當征勦之時身自督兵儻有退
縮得以軍法從事矣豈猶似朝鮮時之可虛

糜金錢耶

皇上既已經畧責職職不得不言兵之大槩若此
○大學士方從哲題爲虜勢愈迫邊患燃眉懇乞
聖明速出臨朝集羣議以保封疆事自醜虜犯順
墮我城堡殲我軍民勢若燎原不可響邇旣
而歛兵出境伏處月餘議者咸謂虜志已驕
狡謀叵測少俟秋高馬壯之時必將復逞不
意于五月十九日統領大衆將撫安三岔兒
白家冲三堡一時攻尅矣據昨日塘報謂虜

騎往南由懿路城東一帶深入總兵與中軍
雖駐汎河駐懿路然而衆寡不敵不知能遏
其狂鋒否萬一懿汎不守則瀋陽危瀋陽不
支則遼陽危而廣寧以西皆岌岌矣此可不
爲之寒心哉夫沿邊城堡雖云單弱然多者
數百少者百餘未嘗無兵也柰何虜之入也
如蹈無人之境而我兵不聞有一矢相加遺
蹂躪縱橫所向如意彼又何所憚而不逞其
長驅之勢耶聞薊保援兵已分防各堡見在

又皆退縮不前當斯時也欲令經畧之臣以
空拳禦寇其將能乎爲今之計除薊鎮家丁
臺兵聽督臣酌量摘發外惟有速催總兵杜
松劉綎等星馳出關各率敢戰家丁悉力拒
虜先爲杆禦之策徐圖收復之功或遇之廣
寧以東或挫之遼陽以北庶近邊不致震動
而內地可恃以無恐耳臣又惟戰守之計在
封疆而鼓舞之權在朝宁自奴酋暫退

聖意若遂以爲無虞中外本章率多停閣諸如補

閣員補大僚補科道所藉以培養元氣恢張
國勢宜何如汲汲者而一切度外置之百請
而百不應甚至用一劉國縉令其贊畫軍務
必能效纓冠之義規桑梓之謀此遼人所深
願亦廷臣所共請者而亦堅不肯聽嗟乎奴
酋所侵者誰之疆宇所虔劉者誰之軍民剥
床之患已臨震隣之恐轉迫

皇上何爲不此之慮而徒介介然與臣下相持哉
謂宜乘此邊情緊急人心駭懼時亟出視朝

召見部寺科道文武諸臣令各陳方略共圖禦虜
長策仍乞

天語嚴諭邊臣務期剪滅此虜永除邊患行見

赫怒一伸威靈自震不獨三軍勇氣百倍彼虜
衆聞之必且怵于天討而潛消其鴛驚之志
矣此外若多補缺官以備緩急速下章奏以
快人心多處糧餉以防匱乏皆時事最急

皇上不宜視爲緩圖者臣驚聞倣報不覺心悸神
搖爲此激切奏請伏乞

聖斷銳然臨御慨然施行

○兵部武選司員外陳騰鳳題爲寬緩坐誤軍機
吝惜恐妨大計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謹冒死披肝仰干

天聽亟圖萬全事切惟我二祖櫛風沐雨百戰勤
勞奠此土宇列聖兢業相承雖不無有事之
日實不有無事之心臨朝定計不時召問凡
議兵議餉議用人聽若轉圜章疏下若流水
英雄得展其畧戰守各適其宜以故夷狄寒

心金甌無恙試觀今日事勢爲何如者奴酋
構諸虜以蹂躪內地數十年之狡謀狂逞于
一旦屠城殺將無辜生靈枕尸流血金帛子
女一掃而空意至而來意倦而去小犯小得
大犯大得無所不犯則無所不得而我從未
有一創之彼何畏而不來何懼而決去乎初
撫順告變羣情徬徨時覺

聖心微有倣動旣聞稍退遂不爲意未幾而一日
連陷三堡屠殺又不知若何慘者切謂

皇言通石畫 卷之六 六三
皇上聞此當何如震恐當何如延訪當何如採納
與批決也乃諸臣所竭忠畢智恨不能卽達
宸聰卽見行事者

皇上竟付諸罔聞楊鎬起自田間任以經畧披髮
纓冠之時諸所䟽請卽朝上朝報夕上夕報
猶云緩也不意留中數日且有不報者使之
束手無策至經畧束手無策則東事無能爲
矣東事去而天下事不可知矣兵機至迅勝
筭在蚤而今遲緩失筭是誤兵機以誤大事

聖上也天下事至于不可言處臣亦不忍言願

皇上蚤自悟而蚤自挽耳第恐緣往時征討如意

視天下事若無難者加以靜攝日久視天下

事又若不介意者與諸臣睽隔不親視言及

天下事又若不足信者自古戰勝于廟廊羣

策羣力非主心之憂勤不能集若邊陲岌岌

廟廊泄泄豈是好消息哉臣聞奴酋之入寇

也廣集謀勇結以腹心惟其指使賞罰嚴信

又能得其死力內地情形偵探甚真而我堂

堂

天朝攢眉告匱若窶人狀又若秦越肥瘠漠不相
關致使言者舌敝望者眼穿如此舉動外夷
聞之豈不笑我輕我而益逞志于我乎彼鹿
臺瓊林何常乏財無事爲朽蠹有事爲寇資
此非今日殷鑒耶儻捐內帑百萬之積貽大
業萬年之安此其爲利孰大捐今日之百萬
省後日之數百萬此其爲計孰長
聖主慮周萬全當必不待諸臣請矣若一切那借

顧此失彼與夫開納陋規追逋剗肉皆迂遠
無濟于目前必欲靠此以結軍士而不煩發
帑則軍士必無飽日遼左必無靜日矣

皇上將謂奴酋滿願而去必不復來耶且觀撫順
旣破又轉而尅三堡矣三堡旣尅又轉而合
西虜煖兔宰賽等酋窺開原鐵嶺等處矣從
此日甚一日乘勝長驅必難收拾如再延緩
建後悔之已晚圖之無及彼時卽發金數百
萬又何如此時之百萬哉說者謂今日有二

慳遂成百廢當急發之金而不發是慳財也
當急用之人而不用是慳官也及今而決尚
恐其遲必欲慳之而大事去矣此臣所謂安
危在此一舉萬萬不容緩者也譬諸素封之
家忽有戶庭之寇主翁惜牛酒之費不藉扞
禦于衆乃獨抱箱篋以爲固也可謂得計乎
語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非千金輕而一壺
重謂呼吸生死所係耳若慳以成廢此在無
事時已不可况事急之秋乎置有用之人于

無用雖堯舜無以格頑而無餉之兵無兵之
將雖孫吳無以制敵矧東西夷虜合兵交攻
衆寡強弱不問而知沿邊諸鎮誰不自危彼
歌舞而入此拱揖以迎無人可拒亦無人可
援全盛之朝不能赫然震怒示威四夷尚望
援于朝鮮及金白二酋今且有不可必者事
勢至此真可憂可懼痛哭流涕長太息也臣
每聞塘報忿醜類之日橫虞受侮之無極耻
爲堂雀之娛少效曲突之計度臣所言非狂

非躁天地祖宗實所共鑒

皇上儻以臣言有當伏乞俯採末議亟圖經久之策際此之時卽一日三接諸臣遍詢石畫不言勞也章奏隨上隨下不言瀆也以六合爲蓋藏何患無財以百官爲手足何患無人去兩慳之心振百廢之病急發所當發之金使士有宿飽人有固志而當事者無掣肘急用所當用之人使智者效謀勇者效力而窺鼎者自寢謀二百五十年來之大物毋使一朝

大環則億萬年無疆之慶自我

皇上貽之世世矣

○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惠安伯張慶臻題爲遼左
事勢孔亟兵餉匱乏可虞懇乞

聖明俯俞廷議速發帑金以作士氣以張撻伐事
切惟狡爾奴酋悖恩不靖一入而撫順破再
入而三堡殘疊尸流血野哭原啼傷目慘心
莫此爲甚且也恣豺狼之性出倍慢之詞而
猶未已也近閱邸報又見夷虜東西合兵耽

管通研書 卷之六
耽開鐵矣誠賈生所謂非直倒懸而已者釋
此不討長此安窮我

皇上赫然震怒自聞倣以來宵旰靡寧移督臣于
險地起經畧于林間授鉞推轂調卒征兵期
滅此而後朝食豈非雪恥酌王除兇報古繼
二祖而興之偉烈哉但國之大事在餉與兵餉足
而後兵與俱足餉虛而兵卽與俱虛有兵而
無餉則雖蜂聚雲屯無論形之合神之離而
神之離與無兵同將見脫巾而呼曰我以莫

必之命離父母捐妻子披堅執銳不憚和寒
暑雨而令枵腹以待斃何如受若直任若傭
或操瓢而乞者之反得緩湏臾死耶故聞募
而不應者有之矣中道而奔逸者有之矣身
履行間而心懷反側者有之矣兵法曰士卒
用命乃可越境古有箠醪之餽投河共飲而
三軍樂爲致死者此無異故以上能同其欲
也夫有所欲則必有所不欲奪其欲而與之
以不欲則渙于何萃離于何合而荷戈禦敵

之士爲操戈入室之人也矧天子富藏四海
原不患貧赫聲濯靈救一方之塗炭固萬載
之苞桑則內帑再發直一反掌間耳

皇上何惜此朽蠹而請于五十萬之內者不報請
益于五十萬之外者不報耶想

聖衷淵妙節之神固而內歛而膏之普以時外溢
耶顧軍旅未行糧糗先儲際燃眉之時而卽
實師中之腹不戰而氣自倍及今不爲之所
以至土崩瓦解始鯁鯁焉謀足餉

皇上卽盡發其蓋藏亦曷有濟是仁恩之下沛不
容頃刻緩者也抑臣又有說焉戰勝在廟堂
賢才非所由以制勝者歟目今九列寥寥臺
省落落殊不知一官有一官之任一日有一
日之事代庖者苦庶務之難遍獨運者苦共
濟之無人况多事之秋正建樹之會則大僚
之補考選之下又今日吃緊第一事也

皇上自爲社稷計卽當爲諸臣計而渙汗之頒有
不待臣言之畢矣臣稔知罪蹈越俎緣世受

國恩誼同休戚當此主憂臣辱一腔葵赤不
覺勃勃欲吐故敢尾諸臣上陳

○山東巡按楊一桂題爲馳報叛夷再犯情形甚
惡懇祈

皇上急發蠹積增選裨將以保危疆事五月十九
日酉時據總兵李如栢差大撥口報本日巳
時東夷達子約有五千進懿路城邊內圍住
三岔兒堡又據鐵嶺大撥口報本日寅時有
三千東達子從河口臺進徑奔撫安堡口報

相同至二十日卯時據大撥魏景春口報十
九日辰時又進達賊一起不知其數圍白家
冲堡及至午時大撥王尚仁報稱三堡俱被
達賊尅破李總兵麻總兵兵馬見合營懿路
地方拒敵等情該臣看得陷城撫順之北三
十里爲會安堡北卽三岔兒撫安白家冲三
堡并足接連相去俱三十餘里賊酋一日而
進尅之則開原東邊之堡已去其半連前所
陷撫順城堡南北幾二百里瀋鐵東面藩籬

殆盡壞矣儻賊長驅勢若破竹今城堡各兵相戒固守彼衆我寡未敢輕戰薊鎮援兵五千分散三處貼防所募新兵不過萬餘尚在各處方行操練且因無餉已募者欲散未募者不前似此情形開鐵潘陽存亾之機可立而判蓋在逆酋蓄毒二十年而發之一旦故其鋒難遏在我十餘年玩愒一旦發而後制之自爲力難辦賊一發得利則志驕再發得利則志逞今正其逞時矣禍患不測事在燃

眉懇祈

皇上大奮威武慨振乾剛立發帑一二百萬以收
士馬

勅下兵部速選附近邊鎮慣經戰陣褊裨一二十
人以整練生軍先固疆圉隨議勦賊尚可圖
全不然全遼之禍京輔之憂不忍言也

○前軍都督府管府事臣東寧伯焦夢熊題爲東
事可憂空言無補佇望

皇上臨朝講求萬全之策立奏蕩平事臣自束髮

詩選 卷之六
侍朝見哮劉倡亂于西關白糾紛于東播酋
負固于南皆蒙我

皇上奮然征討相繼底定彼時廟庭濟濟不聞推
轂乏人庾廩陳陳不見轉餉無策况哮劉之
坐守孤城關白之羈踪海澨播酋之遠在川
蜀皆與今日建酋狡黠隣近不同也此酋久
懷異心時竊窺倚宦遼者無人不騰口頰以
聖主照鑒于上遼人扞禦于下未卽見剝膚之禍
不意邇年以來東征起而遼疲矣高淮出而

遼削矣大將捐脰于沙場帥府幾夷爲郵舍
茵中借箸者半係中原亾命以此窺遼輕遼
而一旦卒發也

皇上選將征兵筆籌劍畫似無遺策然今大寮臺
諫寥寥無人比曩時濟濟者不同司農司空
相望束手比曩時陳陳者不同茵又乍進乍
退變幻莫測邀買人心蠶食邊堡此等舉動
豈可與啍劉等同日論耶臣祖東寧伯焦禮
起家遼帥以有今爵臣頃見戎馬縱橫不勝

并州之憤恨不卽寢皮食肉以繼先勛然今
皇上所用文武紳弁皆海內良儔旌旄東下此酋
定無噍類惟是臣思忖有一大竅要焉惟在
皇上早出臨朝而已益

皇上者天下之主也當此乏人乏餉之時值此費
財費力之事

皇上高坐深宮止憑傳宣作用臣下固無敢不用
命但罄歛不親瞻承不肅精神終是不貫血脉
畢竟不通何若

皇上暫一臨朝名見大小臣工指揮可否商確利害將見百靈呵護九塞懽呼普天下誰不爲皇上東向切齒一日而鼠穴之酋立碎矣譬之有家鬪者主翁焦勞不寧事事胼胝凡家督亞旅臧獲而下誰敢自愛自然勢張氣倍今日東事惟愿

皇上蚤出臨朝而已不然兵雖有而士氣不鼓餉雖有而轉輸不裕日遲一日人甚一人此酋今日得一堡明日得一堡萬一開鐵失則遼

陽危遼陽失則廣寧危山海之外皆非我有

萬一

陵寢震驚京師搖動

皇上卽出而臨朝不亦晚乎臣爲此不避斧鉞聊

從諸臣之後懇求

皇上出朝爲破虜第一策至于若何而兵精若何
而餉足諸臣之牘幾于山積臣不敢復贅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餉厝處惟艱遵

旨敬陳一得之愚仰懇

聖明速賜允行以濟燃眉事項因建酋蠢動邊軍
天未不戒喪師辱國天討方行屢奉

明綸命臣部以多方厝處毋悞軍機該臣于前月
十九日疏請那借南京戶兵工銀五十萬及
查催各省直應解部銀六款奉

旨允行其清虛冒搜無碍等容另疏專請者亦奉
旨依擬行矣除應請覆應請畱者仍另爲陳乞外
爲照遼之需兵必不得已之役也兵之需餉
亦必不容已之費也但議餉于無事之日東

那西奏尚露肘于捉襟每至呼庚而丐瓊林
之積議餉于多事之時四盡三空徒望門而
持鉢安能剗肉以充羣腹之枵顧事至今日
急矣樞臣以三百萬議矣督臣以三百萬請
矣大約酌于征倭征播之費而姑慎言之耳
然此三百萬者不知天雨乎抑神輸乎合口
籲

天未見恩膏之滂沛乞憐徼惠終是涸澤之响濡
臣日夜焦思集各司屬矢議而斟酌之計畫

雖勤利孔難再或目前見爲利而要之經久
則必渝或事後若可行而揆之慮始則必駭
毋敢爲嘗試也臣謹叅之衆論之同少抒一
得之見凡得可行者數事稽之往牒足據質
之人情無疑者也敢縷數之而

皇上試垂聽焉

一查得南京戶部本色米自三十五年以來所
積頗多皆未動支浦口倉之豆足支四五十
年究且朽腐無用蓋軍有消而糧無減糧多

餘則可資別用此理也查得隆慶三年令南
京戶部查各該監局等衙門米穀豆麥果有
餘積足穀數年支用照依每年額派數目行
文各該地方坐派暫徵折色三年自後以三
年爲率斟酌改派折色銀兩着徵解戶部接
濟邊用夫以

穆宗朝帑藏豐實猶惓惓邊餉今南糧積朽邊計
騷然所當改折三年解充遼餉也

一各處兵壯名色不同額設不少按季支領工

食多費金錢但各處資之防守者少而用之
差遣者多且省直州縣無處不有兵壯亦無
兵不有工食其工食見在不費區處今議每
十名暫扣工食三名一年之外仍舊給還原
設如兩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近地各府
俱限文到一月內差役徑解太倉其東南省
分遠隔者聽各府隨便搭解限文到三月內
卽速爲起解到部不得遷延月日無濟緩急
凡各州縣每處各兵壯若干每名工食若干

十扣其三共該銀若干于某月日解府該府
先報部查考延遲者計程查叅庶各處俱有
協濟且不驛騷小民而所得亦不貲矣

一各省直京邊錢糧一年額徵原以備一年之
用年來拖欠數多雖相沿已非一日而當此
事勢窮蹙之時舍本等歲入不爲嚴催卽管
晏持籌無復之矣逋負多而責解于一時似
有焚林竭澤之嘆兵餉急而總緩如平日亦
非分猷共念之心應咨行各撫按文到之日

先儘已完者盡數起解未完者立限催征遲亦不能過今歲冬季其現年征解者一面陸續起發接濟于遼事庶有裨乎

一遼東各鎮司民運屯糧原係國初額設贍軍正項京運特後來之漸增耳乃各鎮造報未完在遼東則稅課司雙山等處欠銀九千二百兩零矣屯糧欠米穀豆三萬一千九百九十石矣在薊鎮則順天河間共欠民運銀五千八百八十兩零矣山東共欠三萬九千五

十兩矣密雲則順天河間共欠七千三百一
十兩零矣永平鎮則順天河間真定共欠二
萬七千二百六十兩零矣昌平鎮則順天河
間欠四千六百兩零矣五鎮如此他鎮可知
所當照冊清查嚴行催解以濟窮邊以舒太
倉之急者也

一三十九年南京巡倉御史傅宗臯題將水兌
軍糧三十萬石除正支一十七石外餘俱每
年改折徵銀其從前拖欠酌爲帶徵分數併

解遼東兵餉自三十九年起每年改折江西
饒州等府直隸應天等府水兌糧一十四萬
石每年該銀八萬九千六百兩又自二十九
年起至三十七年止各省直拖欠糧石盡改
折帶徵并前見徵每年解遼餉三分之一迄
今八年以見徵三分之一計算該銀二十三
萬八千三十四兩零而帶徵之算不與焉乃
至今分文未解據該部原議則前此二十三
萬八千餘兩所當作速遵

旨補解者也據傳御史原題及今遼事孔棘則後
此當每年盡解本部以濟時艱不然卽取解
三分之二其何說之辭焉

一御史薛貞題稱任邢臺時庫貯有備倭兵餉
千餘兩一縣如此各州縣可知按蘇松時有
備倭餉銀萬餘兩訪浙中亦然三吳兩浙如
此各省又可知處處搜括皆現在實數可備
一時之用案查本部前疏題稱先年東征各
省直有裁扣衙門各役工食及省節公費別

派等項銀兩事在丙申丁酉間原備征倭之
用事平未復總計各省直爲數不少或卽係
前項備倭銀兩每年積貯未解或係另項貯
存卽當查明定數逐年起解以佐軍實者也
一先年倭播之後各省直搜解無碍庫藏協濟
頗多遂以成功三十三年京師水災本部題
准各省直差官解運米糧至京平糶價銀卽
少抵解京邊湖廣徑解銀一萬兩助賑今遼
左告急甚于倭播癸管水災各省直誼切同

舟凡一應庫貯無碍銀兩如條鞭之有積存也各衛所倉糧之有支剩也撫按司道府州縣運司贖鍰之有贏餘也監兌及各省題裁官員各役公費之未盡除也西北有開荒備邊而東西之新墾編派也閩廣海田之額外升科也沒官贓罰有如李寧等之類也粵東之有久裁巡撫贖罰而上元等縣之有餘鹽銀兩也吳中之有修河餘銀而各處橋梁稅廠之有浮羨也諸如此類地異事殊難以悉

數總屬無碍所當一併搜括以助軍需者也
卽撫按爲地方水旱計亦當酌解十分之五
六內外庶其兩利乎

一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之有俵馬也所以重
京營備戰守也何敢輕言折也但每匹官價
近三倍而醫人芻粟解驗諸費又幾不貲近
該順天巡按王象恒題稱各營路市馬定價
八兩當價增十五兩期于騰驥可用至于州
縣腹地之馬原堪山邊冲突之用每匹價三

十兩其俵解寄養苦費不可勝言宜通改折
一年令其解價罔寺轉發各鎮隨便市馬一
匹可得兩匹之用此足軍甦民之長慮而權
變之善經也相應暫折一年半價解罔寺照
議給邊市而既不失俵解原額半價解太倉
一那充遼餉馬政無損于馬兵興大有賴矣
一各省直漕折銀兩原以寬民力也當年弗及
徵解未有逾年不派徵者今查南直隸江西
湖廣河南山東各處總計共欠七十一萬一

千九百餘兩夫以漕糧折銀至越數年不解
果真小民拖欠乎抑地方那用乎近該巡倉
御史條陳本部覆准另貯太倉爲京軍之需
目今請內帑借南北部銀如救焚然豈以太
倉應入而反不得爲太倉之用乎所宜作速
催解仍立限本年之內盡行報完者也

一考成叅罰近例森嚴各處督撫非不遵行而
拖欠如故則虛飭之意多而實核之意少也
如給由各官尚可據冊籍稽其到部完欠若

叅罰開復一節則止據咨文報完各督撫亦
據道府申報層纍而上耳中間豈無那移虛
報之弊此叅罰開復之宜覆者也如南糧拖
欠舊議年終叅罰近來未見毅然舉行欠者
不叅則完者觀望而生怠如南京戶部前疏
所稱各年本折拖欠幾二百萬則此後又可
知矣合無將累年拖欠南糧水兌改折之外
仍盡行改折帶徵并灾折銀兩現徵完欠于
年終奏報照例嚴行叅罰造冊報部以憑覆

請已徵完者照前起解三分之一克餉永爲定例其于足食足兵非小補也

一各邊鎮屯糧鹽糧入倉俱宜照年給散軍士以免陳腐虧折若倉攢網利收不如法積久支放頃慮軍譁偏支折色餉旣坐困糧復烏有如遼東四十萬倉糧不數年而半屬空文可鑒也是又在各餉司加之意耳至于事例之開原以濟太倉之匱臣非不欲推廣途徑以助涓滴然終不敢破格輕議致壅仕路其

言述石畫
卷之六
五二
有一二與工部不侔者或此加而彼減或彼
開而此停容臣會同巡視衙門叅酌新舊會
議歸一改刊書冊曉示援納人等事體微細
且非更端未敢一槩瑣陳伏乞

皇上念軍務搶攘瓶壘空懸將臣所議俯賜採擇
允行係額外搜處者發軍前聽用係本部額
餉者解本部濟邊庶撻伐之威可彰東隅之
耻可雪卽以誓奴虜而安九邊鞏

神京而奠盤石端在是矣抑臣尤有深願焉天

下猶一身也人身一指受痛則百骸不寧所
爲摩拊而呵護者無遺力也况今痛在肩背
項脊之間可云形骸各異痾痺無關已哉臣
之爲此議也

明旨督責于上羣情顛望于下近見順天撫臣急
缺援遼兵餉一疏勢極迫切臣部旣無點金
之術可使馬騰而士飽又無卸擔之地可能
右諉而左推不得不屢爲多方之措耳然議
南料則皆已題之往事議搜括則皆見在之

庫藏議拖欠則皆惟正之額供議設徵則皆
僉同之輿論外此而談厝處是挈覆釜而餽
行道之饑炊塵飯而飽孺童之腹也巧婦能
乎哉所望同心謀國者共襄時艱勉完大局
毋專恤民窮而忘國計毋輕議越俎而病祝
宗臣一片苦心幾于嘔血無地矣更望

皇上畱神遼左勿以戎心暫伏而泛常視之
嚴勅諸臣務期協濟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于
宗社生靈亦有餘休哉 籌遼碩畫卷之六終